



民国年间的珠江

广州是个山环水抱、河网如织的地方，然而——

喝水问题：一直困扰着历史上的广州

□叶曙明

1 越王井是赵佗挖的吗？

如果说，广州是东江、北江、西江三江相汇之处，珠江全年入海的总水量，超过黄河七倍，仅次于长江，但广州人却没有水喝，那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
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饮水问题确实困扰着广州人。原因在于“州治临海，海流秋咸”。每届冬季枯水期，咸潮便会托起珠江水，大举倒灌入城。最凶猛的咸潮，可以沿着北江往上游，一直到清远飞来峡。这时，所有的江水、溪水、井水，都变得咸苦难饮。

无可奈何的人们，为了取得淡水，要么往上走，要么往下走。往上走就是上白云山，从蒲涧源头帘泉取水，地势越高，咸味越少。往下走就是在城厢内外深挖井，希望挖深一点，水没那么咸。但咸潮来时，大部分井水还是咸的，越靠南边，咸味越重。

在离珠江仅一箭之地的越秀山脚，有一口神奇的井，咸潮季节，水居然是淡的。南朝宋人沈怀远在《南越志》里记录了这口著名的井：“天井山下有越王井，深百余尺，云是赵佗所凿。

诸井咸卤，惟此井甘。泉可以煮茶。昔有人误坠酒杯于此井，遂流出石门。”人们相信，这口井之所以不咸，与它百尺之深有关。其实它的深度，也就在10米以内。屈大均称井水“力重而味甘，乃玉石之津液”，赵佗因为长年饮这井水，活到一百多岁。

南汉时这口井被皇室独霸，称为“玉龙泉”；南宋时还并于民，官府给井加了一个九孔的石盖，几个人同时打水，互不干扰，故称“九眼井”。需要解决九个人同时打水的难题，可见当时附近已人烟稠密，打水的人多得要排队了。

到清代，平南王又把把这口井独霸了十年之久，并在井四周建起围墙，派兵把守，私自汲水者要受鞭笞。直到20世纪50年代，井水仍清冽可饮用，但最后终成枯井，井底淤积深达七米。这口井到底是不是赵佗掘的，争论从未消停。有人说，是六世纪南朝时来广州的达摩高僧挖的，真正的越王井在越秀山上悟性寺中。也有人说，达摩挖的井在光孝寺，不在越秀山。



▲九眼井

▶光孝寺达摩井

▼光孝寺洗钵泉



▶五眼井



增埗水厂，始建于1905年，1909年开始供水

2 最苦的事：上白云山挑水

明代谪居广州的侍读学士黄谏，喜欢烹茶，对井水要求甚苛，广州“城中井水多咸苦”，令他深感失望，亦促使他跋山涉水，寻找优质井泉，经过逐一品尝后，列出广州井泉的前十名是：“学士泉烹茶味最美，经昼夜色且不变，宜居第一。九龙、泰泉次之，蒲涧帘泉第三，越井第四，双井及施水庵井第五，薛静水第六，洗臼井第七，九眼井第八，居士泉第九，外是固不足取，而藩司、郡解二井宜居第十。”他认为越王井、九眼井、达摩井（洗臼井）是三口不同的井。

被黄谏列为第一的学士泉，广州人俗称“鸡爬井”，在今天雕塑公园西侧民政路上。

三国时的交州刺史陆胤，身居广州，体会到咸潮的危害。于是，他征募民夫，在越秀山东麓挖了一个人工湖，开凿河渠，引蒲涧水入湖中，以供冬季枯水期之用。这个湖就是越秀公园东秀湖的前身，初名“甘泉池”。南宋方信孺《南海百咏》载：“在郡东北五里北山脚下，东晋太守陆胤所凿，引泉以给民，亦呼甘泉。”广州人对这项工程感恩戴德，陆胤离任后，在甘泉池边修筑了一座甘泉亭，又名“陆公亭”，以纪念这位“惠风横被，化感人神”的官员。咸潮期来这里取水的人，络绎不绝。

久而久之，甘泉池的淤积变得严重，水质也差了，存水量日渐减少，不足以给全城人饮用。很多人每天不得不上白云山挑水，一根扁担两只水桶，走几里崎岖山路，体力弱点都顶不住。这成了人们一天最苦最累的事情。

东晋太元年间(376-396)的广州刺史罗友，对民众取水之苦，动了怜悯之心，在蒲涧溪旁修筑了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平台，供取水的人歇脚。但挑水的人哪有歇息的工夫？这个平台被

一些不知民间疾苦的文人看中，起名为“洗心之域”，做了游山玩水，观赏风景的地方。

南朝梁武帝普通八年(527)，有“东土第一代祖师”之称的禅宗第二十八祖达摩禅师，从天竺航海来广州，在华林寺附近绣衣坊码头登陆，结草为庵，传播禅宗妙旨。他在广州留下了两处圣迹。一处是位于华林街的“西来初地”。华林寺前身就是达摩所建的“西来庵”，附近有“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”石碑，标示他登陆的地点。另一处是光孝寺的“洗钵泉”。

关于洗钵泉，坊间传说很多。当时光孝寺每天都要派和尚到外面挑水，挑回来的水却味咸难饮，对身体不利。达摩在寺里挂单时，告诉和尚们，寺院的地底有黄金。光孝寺曾是南越国第五代国主赵建德的居所，埋有宝藏也不奇怪。大家兴奋莫名，纷纷荷锄肩锹，跟着达摩去挖。达摩走到一处，指着地面说：从这里挖下去吧。大家就按照所指往下挖，挖至几丈深时，有泉水喷涌而出，却无黄金。大家正感到失望，达摩笑着说：这黄金不是可以用斤两计算的呀。

后来，人们才发现，冬季咸潮凶猛时，这口井的水依然甘冽可口，确实堪比黄金。于是，人们把这口井称为“达摩井”。据《光孝寺志》所述，这口井“味甚甘冽，盖石泉也”。故事在民间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变成了达摩用诃子树的根在井中蘸水，令泉水变淡；又说达摩用井水洗过他的钵，水就不咸了，所以又叫“洗钵泉”。15世纪，有人在井壁上刻了十六个字：“水由天生，心由水悟；卓彼老禅，待神而喻。”

千百年来，广州人不断努力。开湖泊，挖壕沟，浚河道，修水利，其原动力，大都是为了阻挡咸水覆城。但每年的咸潮，还是如期而至。

内。但也有另一种说法，刘巨麟挖的四井是日井、月井、星井、乾明井。星井在西城外绣衣坊，即西来初地的五眼井。唐开成年间(836-840)，卢钧出任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。他在全城发起募役，开展整治甘泉池工程，从甘溪的源头开始，凿渠涌渠，疏凿河床，清除甘泉池的淤泥，加固堤岸；湖畔栽种花草树木，兴建亭台楼阁。地虽广阔，但周围绿树，八面青山，亦有可观之处，命名为“菊湖”。又甘泉池不仅变成一处游玩的胜景，还给附近农田供水灌溉。在宋代的羊城八景之中，有“菊湖云影”一景。卢钧离任时，广州的老百姓依依不舍，向官府请求为他建生祠。

4 苏轼被广州的咸水吓着了

两百多年以后，北宋绍圣元年(1094)，苏轼被贬往惠州，路过广州。他是美食家，味觉特别敏锐。他被广州的咸水吓着了：这样的水如何下咽？他请人浚缮天庆观里的水井，希望改善水质。挖井时挖出了一石龟，所以又叫“石龟泉”。这口井因苏东坡一顾而增，暴得大名，但水质其实并不太好。黄谏在广州寻找优质水源时，曾慕名品尝，失望地表示：“苏东坡浚井元妙观(天庆观)，饮之亦不甚佳。”

被黄谏看得上的学士泉、九龙泉、泰泉、蒲涧帘泉，都远离城区，取水不便。离城最近的，唯有越王井，但却常年被官府霸占，轮不到民众享用。一位罗浮山道士告诉苏轼：“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，春夏疾疫时多所损矣。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(即越秀山)井水，贫下何由得。”

但道士又悄声对苏轼说，他有一个解决之法：蒲涧离广州不过二十里，可以借助白云山的地势，把水引入城里。“若于岩下作大石槽，以五管大竹续处，以麻缠之，漆涂之，随地而下，直入城中。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，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，为小石槽以便汲者。”所花费者，不过是砍一批竹子做输水管，再用葵茅苫盖住二十里长的管道而已，“大约不过费数百千”，便可一劳永逸解决咸水问题。听起来是异想天开，但苏轼深感兴趣。于是他拟方案荐给广州太守王敏仲，希望他聘用罗浮山道士去做这个工程，后来还专门写信给王敏仲。对怎么防止管道淤塞，提出具体办法。可惜此事到最后不了了之，广州人要饮用自来水，还要再等等。

苏轼在天庆观挖过的那口井，后来成了每个到天庆观的人，必去瞻仰的景点。南宋淳佑年间(1241-1252)，广东经略安抚使方大琮发现井有点淤塞了，于是重新疏浚，并从别的寺院移来一道铁井栏，把井围起来，免得人们往井里乱丢东西。虽然这口井因苏轼而闻名，但咸潮期间，它也一样是咸的。

5 杨箕村、天河村、洗村的争水公案

城里的生活，靠水井、湖泊和山泉，还可勉强应付，但乡村灌溉农田用水量，关系一年收成，矛盾便更加尖锐了。广州城郊不时因争水灌溉而发生械斗。城东簸箕村(今杨箕村)的玉虚官，便立着《详奉各宪断定三圳轮灌溉水日期碑记》和《奉宪拘断三乡碑文》两方清代刻的石碑，记录着清代簸箕村、大水圳(今天河村)和洗村争水的一段公案。

簸箕村与大水圳、洗村相邻，田地也互相交错，长年共用沙河灌溉农田。大水圳处于上游，洗村处于中游，簸箕村处于下游，这三条村因为争水，吵吵闹闹，不知多少代人了。清康熙年间(1662-1722)，三村先后在沙河涌下游建造破坝，拦截沙河水流，实现截流蓄水，开圳引灌。后来，簸箕村民又集资在双复桥下游，建造破坝，设三人度人排洪的水闸，受益农田六百亩。

大水圳为上坡头，洗村为中坡头，簸箕村为下坡头。番禺县令曾作裁判，大水圳与簸箕村轮流灌溉，大水圳灌溉两日，然后簸箕村也决开基口放水两日，周而复始。由县衙弄发碑文，勒石铭碑，永远遵守，但碑文并未提及洗村如何轮流。

6 清末之后，咸潮为害才慢慢解决

到乾隆九年(1744)，三村为争水又起争端。上坡大水圳的田面地势最高，沙河水位较低，不用水车抽水无法灌溉，但洗村则控告大水圳用水车引灌后，中坡更加缺水了。请求官府禁止上坡使用水车。这引起下坡簸箕村的抗议。于是三村的争水官司又打到了县衙。官府派人到村实地查勘后，再次作出判决：三村依田轮流取水，每村二日，上坡大水圳多添一日，灌溉在中坡的高田，可以继续使用水车，驳回了洗村的要求，并把最新的判决立碑为记，三村永远遵守。

但争水的矛盾，并未真正解决，从乾隆朝到光绪朝，每逢天旱和咸潮，冲突便频频发生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，大坡水圳与洗村因争水再次开战，洗村召集三千多人，包围攻打大水圳，大水圳出火攻炮还击。这场械斗打了三个月，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得不派兵弹压。但三年后，即光绪三十一年(1905)，两村械斗又起，持续了一年多，互有伤亡，不少村屋也被毁坏，农田丢荒。直到官兵进驻，烧掉了双方作为械斗指挥部的祠祠，以示警戒，才勉强把冲突压了下去。

直到民国时期，广州郊区的村落因争水而发生的械斗，仍此起彼伏。这种因水而起的争斗，在广州这个山环水抱、河网如织的地方，似乎不可思议，但究其原因，足见咸潮为害之烈。坊间有一首传唱了很长历史的童谣唱道：“咸水清，淡水浊，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。”背后的无奈和苦涩，又有谁解其中味？

直到光绪三十一年(1905)，广州成立“广东省河自来水有限公司”，寻觅好的水源地，铺设管道，创办水厂，修建水塔，广州居民的生活用水，才逐渐摆脱咸潮的影响。

厨师和大厨的区别(外一则)

□(澳洲)达伦·波克 陈荣生 译

厨师知道该怎样做一顿饭。他能够按照食谱，把一些材料放到一起，做出一些可以吃的东西。这顿饭的消费者吃饱了，厨师的工作就完成了。但大厨不是这样的。

他是一位艺术家，不过用的是刀而不是画笔。他总是尝试新的口味和组合。

他用他的技巧来烹饪。他向大师们学习，而且一心一意也要成为一名大师。他不是按食谱烹饪，他在创造食谱。

他对食物充满热情。他不仅想让食物吃起来美味可口，还想让它看起来与众不同。

他不是在想让他的顾客填饱肚子，而是想给他们一个难忘的体验。

每位大厨手下都有很多位厨师。普通的厨师很容易被取代，但好的大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。每个领域(包括你所在的领域)里，都有厨师和大厨。有些人只为了完成工作，工作量越少越好。有些人则渴望成为伟人，所以最终创造出艺术。有些人认为他们的知识已经足够应付，有些人则继续学习，成长和发展，直到他们的技能成为世界级的。有些人是阅读并按说明书去做的，有些人则是编写说明书的。

好了，你是哪一个，厨师呢还是大厨？

人生不是一场彩排

英国小说家罗斯·特瑞美说：“人生不是一场彩排。”这很好地提醒了我们，在更宏伟的计划中，没有第二次机会，我们只有一次机会。

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只有很有限的一段时间，我们不要为其他事情而排演。

灯亮了，大幕拉开了，观众已经买好票了。这是真实的事情。因此，我们要作出一个关键的选择。我们是在无意义的活动中虚度光阴呢，还是要带着目标生活？

我们是选择被自己的恐惧所控制呢，还是勇敢地去行动？我们是浪费掉自己的才华呢，还是去最大化自己的潜能？我们是把时间花在抱怨生活上呢，还是去找出许许多多让我们感恩的理由？

我们是等待被选择呢，还是自己选择自己？我们是待在跑步机上跑步呢，还是朝着有意义的目标前进？

我们是不停地说“总有一天我会去做的”呢，还是今天就去去做？

我们是自我放纵地生活呢，还是要对他人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？

我们是坐等事情发生呢，还是主动去让它发生？

我们是在批评别人的工作呢，还是去成为舞台上的那个人？

因为这不是一场彩排，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，而且赌注很高。

你打算怎样度过你的人生呢？

爸爸两种态度

□爱满人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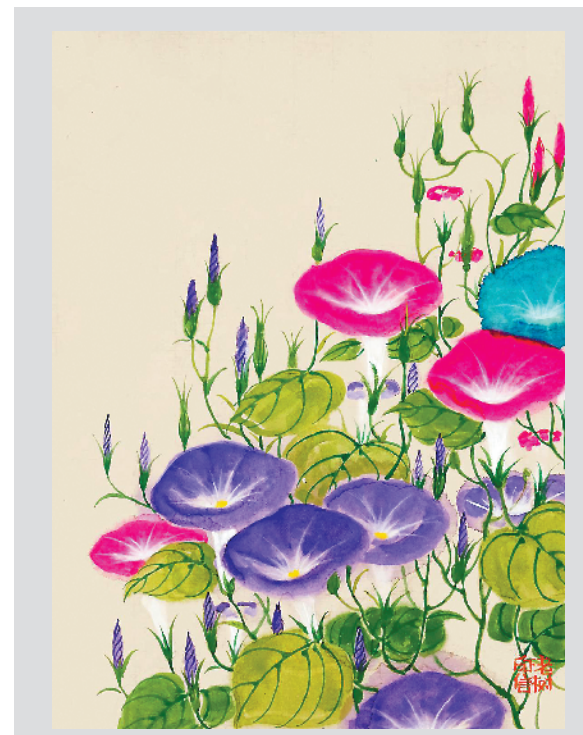
曾经在网看到一个小故事：一个读三年级的小女孩，在家里因为作业没做好，爸爸就对她大吼大叫；恰好此时爸爸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，口气马上变得和蔼可亲。

看到爸爸打完了电话，女孩就一脸不高兴地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有两个爸爸，一个是能够亲切跟外人说话的爸爸，一个是对我暴跳如雷的爸爸。”

妈妈听到这话后，竟然默对无语。而爸爸则在震撼之余，内疚不已！

《增广贤文》说：“好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”可以说，只要有理解能力的正常人，都可能有过类似的体验！

教育孩子，除了责骂之外，还有很多好方式。也许有人会问，作为父母，对自家的孩子就不用考虑那么多，责骂一下无所谓，他们不会计较的。然而，日常生活中，因为一两句过激的话，致使亲人成为陌路甚至成为仇人的事例并不少见。美国哈佛大学有一项历时75年的调查结论：“真正能使你快乐的是财富、名利，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。”亲人，是人生中最为密切的人，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，要让亲人得到真正快乐的秘诀之一，就是不说伤人的话语！



晓来清寒，篱上开朝颜。阡陌露重湿衰草，村庄鸡鸣起炊烟，大雁赴江南。

□老树